

(1986年在讀神學前發給弟兄姊妹 的分享信。)

F1

我為何走上奉獻的路？

關啟文

「我將要去讀神學了！」當我這樣告訴自己的時候，心中沒有多大的激動，但卻有一股平靜的確信：「這是神帶我走上的路。」當我回顧信主的十一年中，看到神如何逐步的引領。這條路是崎嶇不平的，有輕快奔跑的雀躍、有緩慢前進的平淡，有面對高山的躊躇，也有失腳墮跌的痛苦，當然還有歡欣和盼望，在這裏願意和大家分享我的經歷：「我們雖然失信，祂仍是可信的，因為祂不能背乎自己。」

奉獻心志的萌芽

七五年八月信主後，我很熱切地追求真理與在教會事奉，或長得很快，而且熱切地傳福音。那段时间我最敬佩的人物是王明道、倪析聲和宋尚節，每每讀到他們的事跡時，都熱淚盈眶，並且他勇於傳道的工作。那時的想法很復興主義式 (REVIVALISM)，認為教會的問題只需要認罪悔改，被圣灵充滿便可迎刃而解。信仰對我來說，是清楚而簡單。記得中五那年參加新生命運動的傳福音訓練，當聽到別人批評「四律」過分簡化福音時，心中還憤憤不平呢。無論如何，我的確是全人的投入，在感性上我体会到神的真實與慈愛，理性上雖然也曾經過幾次的懷疑，但在不斷尋索之後，漸漸建立了理性基礎。這兩方面的建立，成為日後信仰上面對驚濤駭浪時的支柱。

信仰模式的轉變

信主後在中學的五年，雖有無波折，但大致上仍是逐步成長，對於信仰的理解也沒有多大改變，我可說是相當「真摯」的，而生活的態度也是非常嚴謹，例如不看言笑、不看電影，而且很熱心事奉。直到入大學，參加港大團契 (C.A., Christian Association) 的迎新退修營中，首次感到信仰模式受到沖激。當時我的组长是一種我重未接觸過的基督徒，他提出許多我未曾想過的問題。有一次他問及我們入大學的目的，我很「屬靈」的答：「這三年我們最重要的是學習更加愛神，不然其他一切都毫無意義。」我心想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答案，那知他再問：「什麼叫愛神？」我呆了一呆後，以一堆「屬靈」名詞搪塞過去，但心中卻感到不舒服。我經常說去愛神，但究竟知否自己在說什麼？後來開始接觸其他問題，例如「團契」、「向貧窮人傳福音」等，起初我充滿了矛盾，因為這些問題是

我以往的信仰理解所不能容纳的，我面临一个抉择，是诚实地面对，还是拒绝去思想？在一晚祷告沉思之中，我平静的面对神，感到祂的激励，叫我勇敢的踏上反省求真的路上。这一种求真不自欺、理智上诚实的态度是至今都是我所珍惜的。在余下的两年中，我便以这种态度，透过在C.A.的事奉，反省了教会的问题。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这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。传福音？如何传？为什么福音接触不到低下阶层？为何福音不能对香港文化发挥影响力？除了传福音，社会上还有很多需要关心的人，教会对他们有責任嗎？社会的公义，我们可以坐视不理嗎？在种种质问下，自然发现香港教会裏的许多问题，例如神学思想贫乏、信仰心态不平衡、教会架构非人化、灵命枯乾乏力等。这种觉醒带来很大压力和深刻的伤痛，也带来一个挑战，究竟我愿否承担教会的使命，在四面受敌下投身教会，寻求出路，使天国扩展？想到這裏，我献身的心志更加迫切，对使命的了解也比前打润了。

挣扎中求实践

怀着满腔热诚，从三年毕业后到一所私校执教，为的是我想到私校学生是教会所接触不到的，但他们同样需要福音和神的爱。当时虽然我可说有充分的心理准备，但他们的学业水准之低、思想的庸浅和现实，都给我很猛烈的冲击。我发觉要接触他们是多么的困难，更遑论去爱他们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坚守的信念受到严峻的考验。究竟我是怎样经过的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只知道每天上学就像上战场，挣扎着去了解 and 接触他们。我觉得自己很无助、孤单，而制度又是何等的制肘，人是那么难去改变。虽然这段时间中，多次想过放弃，但靠着神的恩典，我终于熬过去，并且获取了学生的信任和尊敬，但我已是心力交瘁，而因问心自己，在感受上却留下许多创伤。

这一年来我也更深入反省一些基本信仰问题，开始去看哲学书籍，和接触一些非基督教哲学家的著作，被他们思想的深刻所震惊，对信仰的真实性也重新怀疑。以往的理性基础很快便崩溃。加上见到身边一些以前热心的基督徒（“猛人”？）放弃信仰，心中更是沉重不安。我不服气，难道信仰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？但很多问题又解决不了。在那时，仍然支持我信下去的是以往的经验及在祈祷中内心的一份确信。

很感謝神，八四年能進入中大教育學院，這一年平靜的生活叫我心靈的傷口漸漸愈合，而我也發狂似的看神學與哲學的書，為着去解決一個惱心的問題：「一個基督徒能否確信不疑而仍在理智上誠實呢？」我思想的問題包括：「宗教語言有意義嗎？」、「神存在嗎？」、「宗教經驗真實嗎？」、「神為何容許苦罪？」許多个不眠的晚上，我曾站在宿舍的露台，望着火車抵站，好像閃閃發光的龍，沉浸在四周的寧靜中，腦海卻翻騰不已，不能止息。

雖然我所修讀的是教育文憑，但實際我卻好像主修宗教哲學，在反省思索的過程中，好幾次都好像去到尽头，信仰認知結紮在根基上動搖，而連帶對以往的信仰經驗也生懷疑，神的救恩漸漸顯得遙遠，什麼毫無意義。然而當繼續反省下去時，又發覺形勢並非一面倒，很多對信仰的質疑其實應被反質疑，而其他的世界觀也是難題重重，不單是基督教信仰才有。漸漸地我理智方面的懷疑平復下來，重新發現基督教信仰的豐富與合理性。我發覺很多問題的產生是對信仰的詮釋不全面，不夠深入及不充分面對問題，而華人教會中深入探討宗教哲學及護教學的人少之又少，於是便興起一個心志，去讀神學及哲學，在這方面去服侍教會。

但這個心志卻是在經常動盪之中，當我每每思索到困惑疲倦時，便感到担子的沉重，而友侪中能明瞭我理想的人寥寥可數，使我感到極之孤單。這種神壓力都叫我低沉，所以這段時期在劇烈的掙扎，服侍教會，獻身神學反省的理想時，我會熱血沸騰，鬥志激昂地去驅策自己，但有時又感到理想太遠，代價太大，出路難求，几欲放棄理想。

「平庸基督徒的誘惑」

八五年轉入迦密愛禮信中學，一切都叫我感到舒服，同事間的親切投契不用說，而學生的學業及操行水準都比私校好多倍，比較之下，我已感到不可苛求，雖然備課、改簿等負荷不輕，但由於不用太激氣，我的情緒也不會太躁動，加上收入比前多一倍，經濟充裕了許多。自開學以來，心思都花在備課上，也沒有閒暇去看其他書了。然而當一切刺激都沒有了，而生活又安定下來時，思想也同時停頓下來。教會使命和信仰的問題便愈來愈遙遠。幸好我仍未完全忘記去年的心

是：所以在八月底申請了英國的神學院。但當手續仍在辦時，我却感到理想逐漸褪色、熱情逐漸冷卻、異象逐漸模糊。我感到困惑，「難道一定要去讀神學嗎？何必這麼認真呢？現在不是信得几好嗎？我也算是頗盡責了吧，學生接受我，而我又可關心他們，我仍有崇拜、仍有去福音堂……閒暇時與同事聊聊天、看電影，或打桌球，這樣的基督徒生活有什麼不好呢？」當我覺察到自已有很強這種「世俗化」的傾向，而仍在申請神學時，內心便矛盾不已，寧願去逃避這些矛盾，寄情於吃喝玩樂之中，有時勉力去向前行，但熱情和理想始終不能持久，或者舒適而安定所帶來的腐蝕比驚濤駭浪的衝激更难抵擋。

戲劇性的突破

「你的杖和的竿都安慰我，」但天父的竿杖更可作严厉管教之用。四月廿七日晚上，在沙田一場足球比賽中，被碰撞跌倒，竟然弄斷了手骨，而要施手術，在醫院住了十天，而這十天就成為新的轉換點。

在醫院平靜的住了幾天，沒有紛雜事物的干擾，心境開始平靜下來，認真思索為何去讀神學。記得一天晚上看電影「洛奇」的時候，突然一個感覺抓住我：就是恐懼，圣灵叫我看到自己的境況，而問：「你可以這樣去讀神學嗎？」我想起星期日崇拜時牧師講到「以賽亞見異象」，也感到自己同樣是不潔的人，不配蒙神呼召。在那時開始迫切地呼求神更新我的生命和異象。接着的几晚，病房熄了燈，其他病人都在安睡，唯獨我不能入睡，在思索、在祈禱、聽詩歌。歌曲「青鳥」的歌詞這樣說：「過山高我願行，不怕崎嶇，像青鳥翱翔，永不怕倦，為理想高飛，隨緣在拼鬥，願這世間，和平共處。」給我很大感動，上帝重新的臨近，也重燃我渴慕祂的心。

後來在家中休養期間，偶然拿起一期「門徒訓練」，心中很矛盾，想看，但又覺得灰煩，不很願意。突然醒覺到自已不用思想教會的問題，是為逃避那叫人透不過氣來的壓力。但神感動我去看，亦藉着其中几篇文章重新喚起我對教會的承擔、和對教會前路的信心，在那一剎之間，我重新將自己獻給神、獻給教會，重新決定走上奉獻的路，沒有流淚痛哭，但內心有一種感覺，好像一個浪子，經過迂迴的路，重新返抵家園，踏上應走之路。

我的信念

在這几年的掙扎裏，我感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薄弱，崇高的理想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持守，也感到今天能夠站立，全是祂的恩典。我到英國讀神學，不是為了逃避香港或自己的問題，而是我重新想到，今天教會面對九七，前途未可知，而祂已是千瘡百孔，當我這樣寫時，不是作抽象的分析，而是想起在身边的弟兄姊妹，他們有些在沉睡，而清醒的則困惑、無奈，在掙扎放棄的邊緣。每一個要得更「現實」、或更冷淡，都叫我心頭更沉重。我更想到很多困苦的人，街邊的露宿者、和投訴一班無目標、飽受踐踏的學生、受生活煎熬的低下層，或者是我曾精神失常的母親，他們都令我嘆息，問：「教會在那裏？基督在那裏？道成肉身有什麼意義？」這些問題是我本不想面對的，但我們又豈能不聽亞摩司的聲音：「你們躺臥在象牙床上，舒身在榻上，吃群中的羔羊，……彈琴鼓瑟唱消閒的歌曲……以上等的油抹身，卻不為內裡的苦難掛懷？」我此行並不能提出具體的保證，我只好承諾：我最終目的是回到香港，服侍這裏的教會與人群。往英國修讀神學，只是為了能更專心在較高水平的環境下反省學習。三年後我或會回港，或會進修，一切尚在未知之中，只求神叫我不再怠慢奔跑祂的道路。

一九八六年六月